

XINWENXUE LUNJI

新闻学论集

第二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新闻学论集》编辑组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学论集

第二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新闻学论集》编辑组编

中国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新闻学论集

第二辑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新闻学论集》编辑组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7.375

1981年2月第1版 1981年2月第1次印刷

字数：193,000 册数：6,600

统一书号：7011·83 定价：0.76元

目 录

关于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问题	甘惜分 (1)
论报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余致凌 (13)
两种社会制度 两种出版自由	何梓华 (35)
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的工具”？	陈业劭 (54)
论新闻价值	郑兴东 (64)
试论新闻写作的思维方式问题	马传株 (85)
浅谈“抓新”	宫 琦 (101)
试论新闻报导的趣味性	李秉直 (115)
广告与经济宣传	黄卓明 (131)
——关于广告的再试论	
列宁和《贫农报》	赵水福 (144)
韬奋政论的特色	秦 瑾 胡文龙 (159)
访成老，谈《赤光》	张之华 陈业劭 (180)
我党新闻事业建设过程中的一件大事	张之华 (185)
——学习《晋绥日报》反对“客里空”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报刊业务工作的改进	方汉奇 (190)
美国新闻工具与美国垄断资本	林 珊 (219)

关于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问题

甘 惜 分

本文试图探索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这个问题从整体来说还很少研究过，但是这个问题又非研究不可。做新闻工作的人不懂得新闻工作的基本客观规律，工作起来就难免会有盲目性，缺乏自觉性。在社会主义国家从事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人们，如不懂得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规律，又怎能做好他的工作呢？只有掌握了新闻事业这一领域的客观规律，我们才能增强自觉性，减少盲目性，才能把事情做好，对人民的事业做出较大的贡献。因此，即使这个问题十分难搞，探索者们可能迷失方向，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也不能回避。

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客观规律，也同样是独立于人们的思想之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规律和政策不同，不能把政策作为规律。正确的政策是根据规律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出来的，政策可以反映客观规律，但政策本身不是客观规律。这一点对新闻工作者说来特别重要，因为新闻工作天天宣传党的政策，很容易把政策当作了规律。

在我们新闻工作队伍中，常常有否认新闻工作存在客观规律的人们。他们认为，新闻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党决定宣传什么和怎样宣传，新闻事业就紧紧跟上。这里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循，不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因此新闻学也不是一门科学。

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对的。无可否认，新闻事业是受党领导的，新闻事业的宣传方针也是在党的领导下制定的。但是，同样明显的

是，党的宣传方针难道是可以任意制定的吗？难道可以随心所欲吗？难道可以不受客观规律支配吗？对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回答：党的宣传方针也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并且受客观规律的检验。

我们不妨回想一下，我们的报纸有时受群众欢迎，有时不受群众欢迎。有的报纸受群众欢迎，有的却不受群众欢迎，这是为什么？

我们还不妨回想一下，我们的报纸有时对实际工作起着极大的推动作用，有时却起着严重的破坏作用。我们的宣传，有时成功，有时却失败。有时暂时看起来十分成功，声势很大，但事过不久却证明我们的宣传遭到惨败，碰得头破血流。这又是为什么？

这难道不足以证明，我们的新闻事业是不自觉地受到一种力量的支配吗？——这种力量就是存在于我们主观意志之外的客观规律。

由此可见我们的新闻事业不是没有客观规律，而是我们是否认识客观规律，并运用它来为我们的事业服务。当我们违反客观规律时，就要受到它的惩罚。

社会的规律不同于自然的规律。自然界的生存和发展的规律，这是人们容易承认的。至于社会生活中的规律就大不相同。表面看来，亿万人们各自按自己的主观意志行动着，在这里似乎是主观意志可以自由驰骋的场所。但是，只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研究才发现，在亿万人们的主观活动的背后是隐藏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

恩格斯一八九〇年九月致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的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形成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活的

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以往的历史总是象一个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四七八页）

恩格斯这段话不是谈新闻工作，他谈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但是恩格斯这段精辟的见解给了我们很多的启示。党的宣传工作看起来无疑是最“自由”的、主观意志最活跃的场所，似乎党的宣传方针是绝对自由的。但是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我们的宣传也是“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结果。我们的宣传之所以有时胜利有时失败，就在于它并不那么自由，它是受到一些规律的制约的。凡是正确反映了客观规律的宣传运动，我们就胜利了。反之，凡是违反了客观规律的宣传运动，我们就难免失败。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认识这些规律。我们不能把自己未曾去研究也就是尚未懂得的东西，看作是不存在的东西。

看起来认识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不但是新闻工作者的事，同样也是党委的领导人的事。因为正确的领导可以导致宣传上的胜利，而领导上的瞎指挥，同样可以使宣传上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这里应当说明的是党的新闻工作是党的宣传工作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宣传工作的范围比新闻工作更大一些。我们研究新闻工作的规律，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党的宣传工作的规律，而又不能代替宣传工作的规律。新闻工作有它自己的特点，我们尽可能突出它的特点。

还要说明这里讲的是新闻工作的根本规律，而不是新闻工作的所有规律。新闻写作，新闻采访，新闻编辑，新闻摄影等等，都有它们特有的规律，都可以专门探讨。

新闻工作中有哪些客观存在的根本性的规律呢？

提出以下几条供讨论。

第一，新闻事业是表达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社会舆论机关，它以新闻手段即以自己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以及其它形式反

映舆论、影响舆论和组织舆论，每日每时对群众施加思想影响。它每天变换自己的形式，每天给人以新鲜的感觉，但是它却长期地、每天不间断地向人们重复传播一种观点，久而久之，它对人们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把群众动员起来，团结起来，甚至把群众组织起来，让人们按照新闻机构所指引的道路去思想和行动。新闻机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台、电视台等）不是行政机关，它不依靠行政力量发号施令，它以自己的新闻报道和时事评论以及广泛的知识吸引群众，它使广大群众自愿地阅读它、收听它、接受它的思想，因而它常常比行政机关更能对群众中发生影响。谁有了它，谁就有了发言权。谁掌握了它，谁就有了宣传阵地。谁占领了它，谁就有了号召群众的力量。因此，新闻事业是现代政治力量经常争夺的目标。

这一条，是我们每天常见的大量接触的最普遍的现象，因而也是最一般的规律。

认识这一规律对我们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要能够估计新闻事业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要善于运用它为我们的事业服务。无论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前的在野党地位到革命胜利以后的执政党地位，我们都要掌握一批新闻事业作为自己的舆论工具。但在任何情况下，新闻事业都不是行政机关，它应当以自己的丰富的新闻报道，远见卓识的评论来吸引群众和影响群众，而不是把它作为行政机关对群众发号施令。我们有的人总想把新闻机构当作行政力量，反而引起群众对它疏远。

第二，新闻事业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新闻事业总是掌握在一定阶级的政党或政治集团手中，没有政治后台的、纯商业性的新闻机构是没有的。有多少政治派别，就有多少种新闻机构，有时某一政治力量甚至掌握多种新闻机构，它们毫无例外地都是阶级的舆论机关。

但是还不能概括地说新闻事业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因为新闻事业除了揭露阶级敌人、批判阶级敌人这一阶级斗争职能之外，还

有促进生产发展，教育人民……等职能。我们不能把新闻事业的规律简单化和贫乏化。

在存在阶级区分的社会里，处于国家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属的新闻事业，总是维护和巩固这个国家政权。反之，处于被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属的新闻事业，却总是以反对和破坏这个国家政权为它的目标。统治阶级的新闻事业享受着新闻的自由，而被统治阶级的新闻事业却要为新闻自由而进行斗争。

认识这一客观规律的意义在于，我们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可以理直气壮地承认新闻事业的阶级性，承认我们代表了无产阶级的利益，理直气壮地承认我们的新闻事业是党的机关报，是党的喉舌，是党的代言人。在社会主义社会，尽管我们除了党委的机关报之外，还有群众团体的以及其他报纸，但它们都接受党的领导、宣传党的思想和政策。党通过报纸向群众宣传党的主张，群众也通过报纸看党的路线和政策。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的和党的喉舌，这是我们新闻事业的光荣，同时也加重了我们的责任，要使我们的新闻事业无愧于称为阶级的喉舌、党的喉舌。认识这个规律也有利于我们揭露那些掩盖新闻事业的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新闻学的虚伪性。它们从不敢承认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而诡称新闻事业是一种商业或商品，或者什么公众传播工具，他们不敢正视新闻事业的阶级性这一客观规律。

第三，新闻事业同群众的关系是新闻事业诸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新闻事业的直接对象就是群众，它每天面对着成千上万群众讲话，对群众施加思想影响。即便政治上十分反动的、反人民的新闻事业，它也要伪装成人民的代言人，笼络群众和迎合群众。

但是群众决不是供人任意摆布的“群氓”。新闻事业影响群众，群众也影响新闻事业。群众对各个新闻机构进行选择。新闻机构对群众的思想影响到什么程度，决定于这一新闻机构说服群众到什么程度，决定于它同群众的利益结合到什么程度。越是关心群众切身利益的新闻机构，它对群众的影响越大，它越是受群众欢迎。

越是同群众切身利益相对抗的新闻机构，无论怎样声嘶力竭，它对群众的影响越小，也越是被群众唾弃。群众对新闻机构的选择，还决定于群众的思想觉悟。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越高，它对新闻机构的选择性越强，反之，这种选择性越弱，越容易受新闻机构的摆弄。

新闻机构不光是以本阶级的群众作为自己的对象，只以本阶级为对象的新闻机构是没有的。它总是以整个社会作为自己的对象，不但统一本阶级群众的思想，而且还要争取其他阶级的群众站到自己这面来。对于无法争取的敌人则使其陷于孤立。团结群众、争取友军，孤立敌人，这是现代社会中所有新闻机构的“一箭三雕”，这是普遍性的规律。

我们认识这个规律之后，特别要看到无产阶级新闻机构的政治责任的重大，要看到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群众的关系的特殊性。

这种特殊性表现在，无产阶级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事业，它是无产阶级的教育者、指导者和启迪者，它是群众的先生。当然，新闻工作者要向群众学习，拜群众为师，但是做群众的学生正是为了更好地当好先生，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新闻事业是群众的教育者，这是不能有丝毫含糊的。

因此，我们对群众就有一个教育、提高的任务，就要把群众的思想水平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的水平上来，提到党的水平上来。要帮助群众清除从旧社会沾染的落后的思想，要把群众的自发性变为革命的自觉性。要教育群众关心自己阶级的根本利益、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我们反对一切迁就群众，一切迎合群众，我们反对尾巴主义，反对把群众拉向后退。对“读者需要”要进行阶级分析，一切能够使群众前进和变得智慧的读者需要，我们努力满足之。而对那些足以使群众后退和具有腐蚀性的东西，我们则不能给以满足。我们要引导群众增强团结、力求进步，学习科学和热爱真理。

在这点上，我们同资产阶级的新闻事业就大不相同。资产阶级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也拥有众多的群众（很不幸，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优势，那里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

很不发达，无产阶级群众每天反而不断接受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思想影响），但是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阶级本性以及腐朽的生活方式，使他们的新闻事业不可能成为人民的教育者，他们把色情的和黑色的内容大量塞进他们的新闻事业中去，腐蚀人民的思想和灵魂。当然，这也是一种“教育”吧，但这决不是引导人们向上的教育，而是把人们拉向后退。在一定意义上说，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是道德败坏的教唆者。资产阶级新闻事业同群众的关系，从反面启示了我们应当怎样对待新闻事业同群众的关系。

第四，新闻事业是报道新近的事实和评论新近的事实，因此，让事实说话，反映事实真相，这是新闻事业的又一规律。如果新闻事业不能准确无误地、完全可靠地报道发生于某时某地的某种事实，那么新闻事业成了“谎话大全”，它本身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新闻报道不同于文学艺术。文学艺术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原料，经过艺术加工，注入艺术家的感情，塑造艺术形象，艺术家以他塑造的艺术形象影响群众的思想，并予人以美的享受。新闻报道却是把现实生活中为广大群众普遍关心的真人真事材料直接地报道给它的读者或听众，而不能虚构任何事实。如果以幻想代替事实，不仅会丧失群众对新闻事业的信任，而且可以说是有意地制造混乱。

这一条规律是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承认的，即使一个造谣者，他也要在表面上尊重这条规律。我们且看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是怎样善于造谣吧。他们有时为了某种政治需要，制造了虚假的新闻报道，但他们也要写得十分客观公正而有充分的事实根据，让人看起来是真实的，可靠的，是让事实说话的。尽管他们回避了真实的事，甚至虚构了事，但在表面上他们遵守了客观报道的原则。某些资产阶级记者那种无中生有的作风，我们是不应学习的，但他们善于让事实说话，少作自己的主观判断，用以掩盖自己的政治倾向的手法，作为一种技巧，我们是可以学习的。

由此可见，让事实说话，如果仅仅是表面文章，还不能保证真实。要做到真实，必须努力做到反映时代真相。

广大群众是盼望了解时代真相的。我们的新闻事业是人民的新闻事业，要尊重人民了解真相的权利，尽可能地把真相告诉人民，使人民更加进步、更加智慧、或者更加警惕起来。我们不能象“四人帮”那样，天天说谎，掩盖真相，报纸上报道的，只是他们力图使人民知道的东西，而不是时代真相本身。

第五，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是检验我们的宣传工作的试金石。凡是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宣传，尽管没有高唱入云的调子，最终必将被历史所肯定，证明它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反之，凡是脱离实际的虚张声势的宣传，尽管它可以哗众取宠于一时，最终必将受历史的嘲弄。

所谓实际，就是经济发展的水平，就是阶级力量的对比，就是党所领导的各项工作所达到的现实水平，就是群众的觉悟水平。这些实际状况不是任何人凭主观愿望就可以改变的，它们的改变必然有一个历史过程。“揠苗助长”，违反客观规律，只能制造笑话。

但是这决不是说，我们的宣传只能迁就现实，只能跟在现实的后面，——这是瘸腿的“现实主义”。我们的宣传既要从实际出发，又要走在实际前面。要在适应实际的前提下，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既要有求实精神，又要有远大的理想。

我们以往的经验证明，凡是超越实际情况所允许的范围，提出一些过高的口号，号召群众去做这样那样暂时不可能做到的事，这是“左”倾冒险主义。凡是落后于实际状况，群众可以努力做到而我们不号召群众去做，这是右倾保守主义。这两种倾向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因此，新闻工作者既要做热情的促进派，促进事物向有利于革命方面的转化，又要冷静的头脑，永不脱离现实的基础。要笔下留情，说话留有余地，不要头脑发热，忘乎所以，大笔一挥，不可收拾。

当我们的党和人民处于困难环境时，我们的宣传要引导群众向前看，要防止右倾保守主义。反之，当我们处于凯歌声中，我们的

宣传要特别防止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

当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时，我们的宣传要防止迁就落后的倾向。当群众热情高涨时，我们的宣传要防止火上加油的盲动主义倾向。

第六，新闻事业的状况决定于社会经济基础，有怎样的社会制度，就有怎样的新闻事业，不可能随心所欲。毛泽东同志说过：

“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相同”。这种“不相同”表现为多方面的形态。在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无政府状态的集团竞争，所以在它们那里，新闻事业都属于私人所有，几乎全部被掌握在垄断资本集团和大大小小的报业资本家手中，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并且彼此兼并，相互攻讦，彼此竞争，争奇斗法，形成新闻界光怪陆离的局面。人们把这个局面叫做“新闻自由”。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情况却完全两样。由于我们的经济制度是公有制，所以在我们这里，新闻事业不属于任何私人所有，是人民的公共财产，并为人民的利益服务。我们是计划经济，所以新闻事业由国家统一布局，分工合作，各自负担着向不同范围的群众进行思想教育的任务。它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所以不存在相互攻讦，相互倾轧的局面。这就是从不同的社会制度派生出来的新闻事业的客观规律的一个重要方面。

认识这一规律对我们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有的人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却幻想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新闻自由，也象那样相互攻讦，相互倾轧，争奇斗法，光怪陆离。他们忘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自由，顶多是资产阶级的自由，而在我们这里，剥削阶级已被消灭，自由是属于人民的。也许我们这里有时还存在着压制人民的自由权利的不法行为，但是从根本上说，比起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新闻自由来，我们是历史地前进了一大步。如不认识新闻事业的状况决定于社会经济制度这一重要的规律，必然产生一系列的糊涂思想。（四人帮横行时期，我国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完全被剥夺，

那是一种历史的特殊现象)。

第七，新闻事业是适应人们交流情况、交流经验和交流思想的需要而产生的，因此，它又必然要求自己能够最迅速、最敏捷地和最广泛地反映现实。违反这一规律，也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

环顾一下新闻事业的产生，首先是具备了一定的物质技术条件（报纸依靠印刷和纸张，广播和电视的产生和发展更需要高度的电子工业和通讯卫星等等），在这一物质条件基础上，掌握了这一物质技术条件的人们创造了新闻事业这一形式来作为一种宣传工具。但是如果没有社会的人们需要交流情况、交流经验和交流思想这样的要求，新闻事业也是不可能产生的。

最早的人类就有了这种要求。人类除了直接经验之外，尤其需要间接经验。当产生了报纸以及后来的各种新闻事业之后，这种情况交流、经验交流和思想交流的要求才有了很好的工具。不管新闻机构的主持人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了使他的报纸有人看，广播有人听，电视有观众，他就必须使他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能够满足或部分地满足人们要求了解新情况、新经验和新知识的正当需要（新闻机构在传播这些东西的同时也传播了自己的思想观点，或者说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思想观点去传播上述那些东西的），他们的这种传播工作越是迅速、越是广泛，就越是受到人们的欢迎，这个新闻机构就越是在人们中间站住脚跟，就越是有利于自己的宣传活动。

所以，时效性就是新闻机构的生存条件，昨天的事，今天早晨就传播出去，早晨发生的事，下午或晚上就传播出去，甚至和事件发生的同时传播（实况转播）。如果新闻事业对新事物的反映迟钝，拖拖拉拉，这就是在毁灭自己，人们会抛弃它。

所以，新闻事业要求最广泛地反映社会生活，尽可能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从宇宙之大，到草芥之末，向人们介绍各方面的新情况、新经验、新知识、新变化，而不把自己的读者限制在狭小范围内，成为鼠目寸光的小人。

当然，由于新闻事业面对广大的人群，由此又带来它的一个短

处，这就是它不是一个好的保密者。它的长处是面对千百万群众讲话，而它的短处是敌对势力利用它以窥探机密。任一新闻机构要想绝对保密几乎是不可能的，只能相对地防止泄露最重要的国家机密。

不难看出，掌握新闻事业的时效性、广泛性和公开性这一规律，对于我们不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要充分运用这一规律，把我们的新闻事业办得更好，更受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

除了个别时机以外，我们的新闻报道的迟缓是世界驰名的。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安步当车”，慢慢腾腾，你有千变万化，我有不变之规。殊不知“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在室内踱方步，人家可不奉陪，我们在反映变化的敏捷性上比别人落后了一大步。我们不提倡无原则地“抢先”，该压一下的可以压，但我们现在的问题不出在“抢”字上，而正是出在“慢”字上。“后发制人”，当然很好，但每事后发，不仅不能制人，而且成了一种病态了。

这种情况，是我们长期搞“独家新闻”的结果。如果容许几家新闻机构友谊竞赛，这种违反新闻规律的现象就会有所克服。资产阶级报纸迟发了新闻，必须向读者有所交待，失职的记者可能因此而丢掉饭碗。那是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在起作用。但难道我们社会主义制度就可以容许迟缓？

正因为我们的读者群众的广泛性，所以我们也必须以广泛的内容来满足群众的广泛的需要。从国内到国际，有多少新知识和新变化在等待我们的记者去传播。前些年，有些人批判“知识性”，那只能说明我们的幼稚病和对新闻事业客观规律的又一次违反。我们反对“有闻必录”，反对庸俗、下流、低级的趣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反对“要闻不录”，把重要的大事，重要的知识置于我们的视野之外。

以上所说，都是讲的新闻事业的一般特性，即普遍性的根本规

律。这些特性是它之所以区别于其它事物的，因此这些特性又是新闻事业的特殊规律。由于新闻事业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和党性，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所以这些一般规律在不同阶级的新闻事业中又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我们在前面既讲到了新闻事业的一般规律，又讲到了这些一般规律在不同阶级新闻事业中的根本区别，即特殊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在这里有着最突出的表现。

为了便于记忆，拟将以上所述新闻工作的根本规律简化为四言如下：

- 一、舆论机关
- 二、政治倾向
- 三、依靠群众
- 四、事实说话
- 五、实际出发
- 六、经济决定
- 七、迅速广泛

〔作者附志〕 这篇文稿是为参加一九八〇年五月在兰州举行的西北五报新闻学术讨论会而准备的发言大纲。由于自己的理论水平很低，加上时间仓促，来不及仔细推敲，疏漏之处一定很多。现在刊印只作了个别文字上的修改，希望读者提出批评意见。

论报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余致浚

一 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和人民报纸的基本原则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它也是党的基础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基础。党正是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在不断揭露和纠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中胜利前进的。马克思曾经说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任何其他革命的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自己批评自己，并靠批评自己而壮大起来。列宁也特别重视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认为能不能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衡量一个政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他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也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群众。”（《列宁选集》第四卷二二五页）列宁在这里不仅要求党对自己错误应有自我批评精神，而且要求党教育和训练整个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都学会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帮助党和政府揭露和纠正自己工作上的缺点和错误。斯大林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问题，多次作过专门的报告，并写有专文，其中一些精辟的论述，今天重新阅读，依然具有现实的教育意义。他从对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不同态度和必然产生的不同后果，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他说：“如果党不害怕批评和自我批评，如果它不掩盖自己工